

散文組 | 優選獎

—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 —

汪恩度



個人簡歷

現居新北，寫作多年。

曾獲菊島文學獎首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磺溪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評審與辛苦的主辦單位，讓我有榮幸拿到這個獎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散文類拿到這麼大的獎項，十分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也再次感謝主辦單位給了我這個機會。

感謝在寫作過程中陪伴並幫助我的大家，感謝螞蟻。

電子儀表板顯示濕度：70%，溫度：24。今天外面下著零星小雨，濕度略為升高了些。

我猶豫著該不該開除濕機。

這附近是一排老舊的公寓，頂樓加蓋，一層樓隔成四五間套房出租，一到下雨就因為通風與建物老舊的問題，房內濕度上升的特別快。

五坪不到的小房間中，擺放著生活最低所需的傢俱與物品。還沒有我雙手張開寬的衣櫥，只掛得下五件衣物，只放得下螢幕加一個滑鼠墊的書桌。

空間，成了這個家裡最需要的東西，偏偏這跟自由一樣，都是最貴的東西。

我一直有個願望，就是養條狗，最好是哈士奇，但不是也沒關係，什麼品種都可以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下班時跑到門口迎接我，且能在閒暇時看著牠們萌萌的臉，充當是一種放鬆。

不過這個願望一直沒有實現，起碼在出社會後這幾年間，我隨著工作漂泊，每次租下的房子，總是附帶一條禁止養寵物的規定。

禁養寵物的落實，在每間套房都十分嚴厲。已經不限定貓狗這種會因為叫聲被發現的動物，連兔子老鼠爬蟲類都在禁止名單中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房東不想處理任何可能衍伸的糾紛，比方說哪間的房客因為養的狗太吵被投訴，哪間房客養的小動物跑去了其他房客家裡，造成損失。

房東不想處理這種芝麻綠豆的小事，格局太小，告上法院也沒有多少錢，浪費時間。

所幸，就在一個月前，我找到了一種絕對不會被發現，目前還沒有出現在禁止名單上的動物——螞蟻。正確的說是一種叫做高雄巨山蟻的螞蟻。

我養的這窩蟻后穩定產卵，有十五隻工蟻。不說不知道，養螞蟻其實也不便宜，整套設備買下來，少不了要噴兩張小朋友。

雖然牠們不會跑到門口迎接我，但在這個一切皆要節省的年代，這小小的缺憾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，起碼這個房間中有了另一種生命，一起共存。

自從將這些小傢伙接回家後，每天一下班，我就窩在那個用來養螞蟻的試管旁邊，或者是調配一些啤酒酵母與糖混合的液體餵牠們，或者是看看這些螞蟻一隻隻交頭接耳的，不知道在說些什麼。

每當飼料被加入壓克力製成的餵食區，那些螞蟻就會靠過來，圍成一個圓，張開大口猛吃，牠們會在餵食區待上十五分鐘以上，常常吃得腹部都膨脹起來，像是一個圓滾滾的球一樣，能更明顯的看見牠們身上的斑紋。

看著牠們吃飯，彷彿一天的疲累都能夠得到緩解，又像是進入了另一個時空，現實中那些麻煩瑣碎的事情都能夠暫時變得遙遠。

通常，餵過這窩高雄巨山蟻，我會去洗個澡，接著拿著充電線與手機，舒服的窩到床上。

公司很流行用手機追劇，上至五六十歲快要退休的大媽，下至剛畢業的大學新鮮人，每到休息時間，無不人手一機，年輕一點的會戴耳機，年資老的會直接放出聲音。

當然偶爾我也必須不免俗的加入這個行列，以求得我們之間的共通語言，作為茶水間聊天時的談資。雖然他們追的劇千奇百怪，從韓劇到陸劇，有偶像劇也有歷史大戲，但是每一部看起來似乎都差不多，差不多的演員，差不多的編劇，唯一認真的是時裝造型，幾乎每一集的服裝都不一樣。

以至於當我打開手機躺在床上，機械性的播放那一集又一集內容大同小異的內容時，偶爾會閃神，偶爾會睡著，更多時候會快轉。

我想也許人的天性本來就是嚮往自由，且渴望刺激，不然為什麼這麼多虛構的故事一部部的出，即使生活喘不過氣，時間逐漸稀薄，人們還堅持要追劇？

看著戲劇中那些山盟海誓，令人動容的愛情，現實中的我卻連男朋友都沒有，只有一窩螞蟻，住在一間從床鋪走到電腦桌前只有兩步套房，下班的休閒也只有追劇與吃零食。

偶爾，跟社群高度連動的手機會在追劇時跳出一些干擾視聽的訊息。通常都是一些並不太熟的朋友，他們又去了那裡遊玩拍照的動態。

這種朋友在社群軟體的比例逐漸升高，而他們的動態也出乎意料有默契且團結的，大部分只有美食、出遊、自拍，再剩下有

一小部分的人會選擇在深夜時發一些心靈獨白與勵志金句。

每到睡前，我就會把他們積攢的通知通通點開，然後再關掉，等著隔天 app 又跳出更多通知，再點掉，如此日復一日的循環。心情好時我會給他們一兩個讚，但那並不代表出現在手機螢幕上的字被閱讀，而他們也不會曉得究竟有誰真正關注他們的動態。

我則是一點都不在意這種事情的，畢竟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事情，就算發動態，大概也只能介紹養的螞蟻，不需要等他們敷衍我，自己都知道這東西大概沒有幾個人想看。

很多人家裡都有螞蟻，可是卻很少人知道螞蟻對環境其實很要求，尤其是濕度。蟻巢內的溼度不能太低，太低螞蟻會缺水而死，卵也孵不出來，太高又會發霉。

所以除了添滿飲用水外，我還會在蟻后住的試管後塞上濕棉花，以保持舒適的環境。

有時我覺得螞蟻跟人很像，除了都是社會化的動物外，就是螞蟻也有階級地位。比如說每隻螞蟻在化蛹前都被決定了職責（如兵蟻、工蟻等），接下來屬於牠的一生，能扮演的就只有這個角色了。固然每隻螞蟻都像人一樣具有個性，也許牠們曾經對落在自己身上的安排有所不滿，但是到最後，每隻螞蟻都會屈從於這種不可逆的命運性，加入蟻群，成為維持運轉的一顆小螺絲。

看著試管內那些用下顎抱著卵的螞蟻，我總會想。牠們互相輕點對方觸角的動作是不是在傳達某種抱怨，或許是對自己天生

的階級不滿，或許是對被剝奪了生殖權，不得不屈從蟻后的控制感到悲憤，又或者純粹只是相互交換育幼心得罷了。

可是我不是螞蟻，一輩子也無法了解牠們的語言。無法了解牠們是否與我有一樣的困擾，對於被困在一樣狹小的空間中，一絲不苟的人造格局，是否感到怨懟。反正我不知道，正如我也不知道公司裡的其他同事是怎麼想的，為什麼總喜歡在中午時邊吃飯邊追劇，即使要遷就螢幕的高度眯起眼睛，彎下腰來，他們也依舊堅持每天要看完一集。

有時候，我有點羨慕螞蟻。起碼在牠們的世界中，不需要這麼繁複的語言，也沒有那麼多應該學習的知識，不需要特意做什麼，就能與蟻群們擁有共同的話題。

前幾天，為了讓這窩螞蟻得到更好的照顧，我首次使用了社群軟體的聊天功能，與一個素未謀面的網友，在網上討論該怎麼飼養高雄巨山蟻。

雖然 app 上顯示我有不少朋友，他們有些在我腦海中保有清晰的面孔，有些連長像都記不起來。可這一刻，我卻第一次覺得生活中的確還有個談得來的朋友，起碼我們有共同的興趣，只要聊螞蟻，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話題。

我越來越常跟這個網友聊天，也從跟他的對談中吸取了不少經驗，增添不少養蟻設備。

可就在我認為一切都漸入佳境時，發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

的意外。

那天我一如往常，從公司下班回家，當我迫不急待的打開那扇薄薄的木門，查看蟻窩時，見到的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。

那些被我養在試管中的螞蟻竟然通通集中在了壓克力材質的餵食區，一個身體蜷縮起來，觸角像是中風般，不停顫抖著。

我立刻將包包丟到床上，檢查盒內的蟻后，可是不幸的，不止是工蟻全數陣亡，連蟻后看來也是回天乏術。牠巨大的身體在試管最深處，將頭埋在用來加濕的棉花中，像是為了躲避什麼一般，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裡。

同一時間，我抓起放在外套中的手機，立刻敲了那個與我交好的蟻友，問他怎麼會這樣，同時希望能夠找到什麼補救辦法，雖然我知道這種情況，大概也沒有什麼可補救的了。

這就是一般人稱的全軍覆沒了吧？除了那些還是卵塊與繭的幼蟲，整個蟻巢裡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存活的蟻口。

被我緊急聯絡的蟻友對這突發的暴斃事件也顯得很疑惑，他的飼養經驗中似乎從未聽過有這等離奇之事。

究竟是什麼東西趁我出去上班這十幾個小時中，一隻活口都不留的殺死了螞蟻？

沒有得到可能原因的答案，我也只能將試管中那隻已然死亡多時的蟻后拿出來，看著牠仍舊膨大的腹部，裡頭明明還塞滿了孕育這個社群的希望，最後卻只能被迫這樣結束，心中說不出來

的複雜。

我替那些躺在餵食區抽搐的螞蟻們調配了最後一餐，希望他們吃飽上路會比較好受些，不過那些螞蟻並沒有理會那盆放在牠們面前的大餐，只是自顧自抖動著腿與觸角，身體折成了く字形，觸角打了幾個折，像是黑色的閃電。

隔天一早，這些螞蟻就全數陣亡了，我面無表情的將牠們丟到垃圾桶，然後點開社群軟體，寫下一則動態。

螞蟻死掉了。

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沒有添加照片，也沒有什麼長篇大論的道理，當然也不激勵人心。但是我想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夠跟大家分享的心情了。

幾天後，我從隔壁房客放在門口的垃圾中，看見了水煙殺蟲劑。這一切忽然就像撥雲見日般，所有的事情一目了然。

而那則發布在社交平臺的動態，充滿了讚，只有時常與我討論螞蟻的那個網友，按了哭的符號。

下面清一色的留言無非是，螞蟻是害蟲，家裡要打掃乾淨云云。

沒有人有過疑問，就像那些閃現在手機中的通知般，一切都只是數位時代中的某條訊息罷了，在資訊爆炸百花齊放的年代，顯得無足輕重。

只是偶爾，人們會將自己，乘載在資訊的熱浪中，期待著被誰發現；或者消失。

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評語

劉克襄

一個人居住在出租公寓，無男性友人，也無法飼養寵物，但找到小型昆蟲—螞蟻，做為照顧對象，漸而成為生活慰藉的重心。透過這種可愛螞蟻的特性和外貌，對照和隱喻自己生活的種種，相當貼切地表述了個人的心志。

因為餵養，作者也加入相關昆蟲社團，成為另類的社會交流。這個奇妙有趣的社團關注的日常，跟一般上班同事的追劇生活，自然有巨大落差，但似乎也可從這兒看到一些生活的悲微和無奈。直到這些試管螞蟻突地遭逢巨變，似乎又帶來另一個生活的驚愕和省思。

本文以平實的文字簡單述說，並無深奧學術語言。可貴的反而是從關懷寵物的溫暖內涵，隱隱學得如何身處社會的價值。或許文本單薄了些，未嘗不是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單純面相。